

歷史典故

天災與人禍

李恩柱

人生天地間，經受某些自然災害，雖然很可怖、很可憐也很可歎，但畢竟是大自然的一個側面，就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人類對大自然應有足夠的敬畏。人類在順境時候，好誇張地說「人定勝天」，其實在一些小領域或者可以這樣講，領域擴展之後，再那樣講，就幾乎等同於自傲了。直到今天，人類對大自然並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績為滿足，進而以為自己高大得無以復加，實際是妄自尊大，是變態。

複雜的大自然，常使我們這片土地發生可怕的天災。據記載，從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大水災就發生了1029次，幾乎每兩年就有一次。同樣可怕的是，天災往往與人禍相連，天災肆虐程度因人禍而加重。天災多見於水災、旱災、蝗災，人禍則以戰爭、民變、盜賊為重，契機則往往是失誤的政策。可見，天災與人禍同時襲咬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眾。

《漢書·武帝紀》：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東省。茂陵，在長安西北。災難突起，漢武帝不是毫無作為，最少那個賞賜遷往茂陵居住的每戶「20萬錢，田2頃」的行為，對饑饉民於倒懸還是一點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災民都遷往茂陵，他又採取了哪些措施，史書很少記載。茂陵是他的陵寢，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為災民考慮呢？恐怕只有上蒼知道。元鼎三年（公元前115年），漢武帝建成了兩座瑰麗的宮殿——甘泉通天台和長安飛廉館。到了6月，甘泉宮中生出一顆九莖連葉的芝草，漢武帝高興得幾乎跳起來，認為這是上帝賜給自己的祥瑞，趕緊頒詔大赦天下，還十分得意地寫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個月之後，氾濫的黃河水，襲擊了天子腳下的三輔（相當於今日陝西中部地區），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黃河又在山東氾濫，關東十餘個郡國暴發大饑荒，人相食。此類慘禍，直到西漢末期，還在發生。

秦皇漢武，常被讚頌，誇耀那個時候如何強大，如何繁榮。其實，能不能給百姓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能不能使百姓免於恐懼，才是硬指標。漢獻帝興平四年（194年），三輔地區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乾渴的黃土地裂開無數道縫隙。到了7月，一斛穀的價格高至50萬錢，豆麥一斛價至20萬錢。白骨堆積，人相啖食。軍閥並未因天災而

停止斷殺。以殘忍和無能名揚天下的軍閥李傕攻陷陽城，劫殺無辜災民。人民數十萬戶遭此浩劫，兩年之中人相食殆盡。一些饑民結成團夥，專門劫掠老弱病殘者，傷其命，食其肉，飲其血，被稱之為「啖人賊」。魏晉南北朝更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動盪、大戰亂、大分裂的非常時期，自然災難的發生也十分頻繁，人相食的慘況經常出現。晉懷帝永嘉年間（307年—312年），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發生蝗災，橫衝直撞的蝗蟲吃光了莊稼，吃光了草木，最後連牛馬皮毛都吃。蝗災之後大饑饉連連大瘟疫一起爆發，病死、餓死的老百姓不計其數，屍體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這裡，天災與人禍糾纏在一起，居心叵測的人借天災以售人禍，比如有的士兵殺了許多人。人禍反過來又加重了天災。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皇帝中受到頌揚最多的一位，「貞觀之治」猶如招牌，與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貞觀十二年（638年），吳、楚及巴蜀等州旱情嚴重。到第二年5月終於導致大饑荒。饑饉的人們又一次被逼得獸性發作，人皆相食，狂暴地吞噬對方的骨肉與皮。這次災荒如此嚴重，史書直述其事的文字卻很少，多是描述「貞觀之治」的安定與繁榮。倘若不是著史者有意隱瞞，就是那個社會發展太不平衡了，窮人根本不值一提。也許這屬於「一個手指與九個手指」的關係，與成績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但這正好證明，所謂繁榮，僅僅局限於社會某一方面某一層層是整層的，是難以經受風雨的。

人們往往認為社會動亂是一種孤立的行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實遠不止於此。它與政治、經濟緊密相連。自然災變奠定了社會動亂的自然基礎，然後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之間，以及各種社會動亂之間交替出現。歷史上所謂的「盛世」，實際與長時間「亂世」有關係，是「亂世」照射的結果。就如一個飢腸轆轆的人，但凡見到一點吃的，就以為是美味。中國的平民百姓在「亂世」苟活的時間太久了，一旦過上相對穩定的日子，就以為進入了「盛世」。因此，世人不僅要重視天災，更要重視天災後面政治經濟文化，重視悠長的「亂世」給中國留下的陰影，有意識克服容易滿足的心理，研究解決更深刻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面對天災而臨危不亂，人禍就沒有可乘之機，抵禦天災也就充滿力量。

來鴻

朱文興

范公祠裡思范公



范仲淹。網上圖片

范仲淹的大名，自從四十九年前我在高中語文課本上讀了《岳陽樓記》後便一直銘記在心，只是對他的生平並未留心關注，更沒去他想與山東有什麼淵源關係。清明前到鄒平遊覽了范公祠，才得知范仲淹原來是齊魯大地的乳汁哺育長大的。

范公祠位於鄒平長山鎮孝婦河南岸。從濟南乘汽車沿濟青高速公路東行一個小時，見周村出口口，十來分鐘就可到達。

范公祠初建於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祠門口那棵樹幹呈丫字形的，曾經中空但至今依然枝繁葉茂的千年宋槐，彷彿就是范仲淹當年植根於齊魯大地的一個見證。

聽著導遊的講解，看著祠內的碑文、壁畫，范仲淹少年時期在山東的形象在我腦海中鮮活起來。

范仲淹的身世十分坎坷：傳說他生於今河北正定縣，出世剛百日就隨家人去了蘇州。有記載說，范仲淹兩歲時，在徐州任軍事長官秘書的父親范雍就病逝了，母親謝氏改嫁給在蘇州為官的山東濰州長山縣河南村人士即今鄒平縣長山鎮范公祠的朱文翰。從此，范仲淹改姓朱，取名朱說（讀悅），四歲時隨繼父和母親回到鄒平，在朱家長大人。從此，在鄒平度過了十八年的時光。

導遊指著醴泉寺苦讀的畫面告訴我，范仲淹從小就刻苦讀書。他在附近的醴泉寺寄宿讀書時，由於父親因病退閣在家，經濟拮据，無力保證生活費用，常常一天就只熬一碗粥，等粥涼了，劃為四塊，撒點鹽和菜末，再滴上幾滴醋，早晚各吃兩塊，過著尋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生活。這就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劃粥斷齋」的故事。

過去，我只知道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學養深厚，《岳陽樓記》等許多著述如貝葉飄香，千古傳頌，或許是天赋所致。今天，站在范公祠裡才感悟到，莫非是艱苦的生活環境、刻苦的讀書生涯，砥礪了范仲淹頑強的意志、培養了他遠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學養？或是齊魯之邦的深厚文化底蘊熏陶、感染、哺育了這位千古名人？

當走到范公祠西院展室時，我被「窖金捐僧」的畫面吸引了，導遊告訴我：范仲淹在醴泉寺讀書時，寺院的主持見他家境貧困而又讀書刻苦，便每天送他四個餅子。但他為了減輕寺院對他的施捨負擔，總是不肯吃，把剩下的餅子放到案几上，留待第二天再吃。可是第二天餅子就不見了，他覺得很奇怪卻又找不到原因。有一天晚上，范仲淹正在埋頭讀書，忽然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尋聲望過去，原來是一隻老鼠正在拖走他的餅子。他立即追趕，見老鼠鑽進大殿前邊那棵老刺槐樹邊的洞穴去了。年輕的范仲淹憑著強烈的好奇心，找來鐵錐刨開鼠穴，看見下面有個地窖，窖裡藏著金燦燦的金子。范仲淹對黃金沒有動心，連忙取出原樣填好。幾天後的一個夜裡，那隻老鼠又出來偷吃餅子，然後鑽進刺槐樹西邊的洞穴裡。范仲淹一刨，又發現了一窖白花花銀子。他仍不為之動心，又取土照原樣填好。二十年後，醴泉寺幾乎被大火燒燬。主持老僧想請在延州抵禦西夏的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出資重修，但到延州後，看到范仲淹雖身居高位卻仍與部下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生活十分簡樸，就羞於啟齒。臨別時，范仲淹送給他一包茶葉。老僧回到醴泉寺打開茶葉包一看，裡面有范仲淹的一封信，信上寫道：荆東一池金，荆西一池銀，一半修寺廟，一半濟僧人。於是，醴泉寺得以修葺，僧人的生活也有改善。

聽了這則故事，我想到，范仲淹後來身居高位仍不貪財，每到一處就給老百姓辦學校、興水利、修道路、做好事，不是偶然的；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價值觀念，不是憑空產生的。青少年時期生活環境艱苦未必是壞事，其實往往是人才成長的土壤；從小離開溫暖的家，獨立生活、刻苦讀書、修身立志，往往是人才成長的階梯；不囿於宗族姓氏，活著四海為家，接觸百姓；死後既未進范家祠堂也未進朱家祠堂，隨母葬於洛陽。這些，或許都是誕生「先憂後樂」民本思想的重要原因。

范公祠裡思范公，思想之樹常青。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民本思想雖歷經千年，至今依然如山高水長，在華夏大地熠熠生輝，著實令人欣慰！



是天災還是人禍？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立夏前後，我每天下班回家後的一大樂事是見到碗裡有一「冷嫩」，留著：白瓷碗裡一片碧綠的麥絲絲，一股嫩麥的清香味撲鼻而來。我馬上洗手回來，把成個雞蛋大小，一個一個地丟進嘴裡，啊啊，又嫩又綠，又柔又韌，又香又甜！好口福啊！

那些天，遠處布穀聲聲，身邊暖風拂拂。我們長三角地區特有的季節美食「冷嫩」正上市，農民用淘米籬兜著，上面蓋一方潔白的毛巾，小伙子喜歡現買現吃，他就替你捏成圓球或棒錘，讓你拿在手裡邊走邊吃，又瀟灑又浪漫；淑女們更多的是買回去拌上白糖，用筷子挑著吃，又優雅又嫺熟；家庭主婦們有時還別出心裁和翠綠的韭菜一起下鍋炒了裝盤宴客，成為餐桌上一道最受歡迎的風景，這種吃法如今已演繹出一道長壽名菜「韭菜煨冷嫩」；而不少老奶奶、老婆婆都愛做成「冷嫩餅兒」、「冷嫩團兒」，消給不在一起住的小皇帝、小公主，也捎去無盡的情感和慈愛。

農諺道：「立夏十八朝，家家往家挑。」就在「往家挑」前半個月左右，農民把剛足漿的元麥（不用大麥，大麥芒太多，不易曬乾淨；也不用小麥，小麥我們這裡一般農家捨不得）割下穗頭，放盤裡用雙手

搓，也有瀟灑地滾到褲兜裡，直至全部脫粒，再用篩子篩去雜質，再請風颯去細芒，這一颯啊，把篩上的幾片，一片一片地染得綠茵茵的。然後倒入鐵鍋，搭土風乾，青蠶豆用文火炒，看到青蠶豆快轉色，就盛起來放到石磨裡磨，磨啊磨啊，石磨四周磨縫裡緩緩地吐出一條一條綠絲絲，磨啊磨啊，一鏟一鏟的清涼香氣漸漸散發出；嘖嘖，似清風徐徐掠過心頭，如山的泉瀑瀉進肺腑！此即鄉諺所謂「爐邊燒餅，磨口冷嫩」也！鄉諺還說：「饑寒磨冷嫩，磨完吃光」，足見此時此刻這一季節美食何其誘人！

如今凡事都講文化，我也來為冷嫩「文化」一下。對「冷嫩」之名，《明宮史》作「稔轉」，我不清楚怎麼會這麼個寫法；我見過清《通州志》作「冷紅」，清女卿《崇川竹枝詞》作「冷釘」，近年有人寫作「冷蒸」、「冷蕊」、「冷蕊」……都是取其音而上海、啟東、海門不叫「冷嫩」叫「麥蠶」取其形。對同一食品各地方言叫法略有差異本是正常現象，問題是冷僻字難寫難認，讓人敬謝不敏；流行的寫法「冷蒸」又名不符實，整個製作過程並無「蒸」這一環節，所以很難從命；於是經過反覆斟酌後作

詞話詩說

2010年1月，黃偉文發起「填詞人聯盟——Shoot the Lyricist」，邀請喬靖夫、陳詠謙和林寶「合四人組成志義堂齊燻食」。相對於「武道狂」喬靖夫和「有人找我才會填、沒人找我就算」的林寶，陳詠謙原是「填詞人聯盟」三位盟友中，最矢志成為詞人的一位，甚至毫不諱言最想做「填詞人」的身份示人、「邁往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向詞人的方向進發」。「八十後」的陳詠謙，自小加入香港兒童合唱團，為前組合The Vega成員，亦參與「無伴奏合唱團」和演唱會和音工作等等。2005年，陳詠謙發表第一首詞作《明天你是否依然教我》，及至2009年為Swing填寫《我有貨》獲黃偉文賞識。

醉心填詞的陳詠謙如是說：「他（黃偉文）覺得我、林寶和他，與林振強是同一間學校出來的。」陳詠謙的詞風，是否可以直接上溯至林振強，黃偉文，尚待更多作品提供線索。事實上有了「填詞人聯盟」作為平台，陳詠謙可謂躍上了填詞的新紀元。根據2010年全年統計，林夕寫了38首歌，黃偉文26首，林若寧33首，陳詠謙也發表了31首，連陳詠謙本人也坦言：「若以持續地有人找我填詞計算，其實今年（2010）才正式入行。」其中較為人所注視的，應要數到為陳奕迅填寫的《大人》（2010）和《沼氣》（2011）。

貫徹《明天你是否依然教我》、《炸彈人》以來的陳詠謙「成長系列」，《大人》大談成年人的自負。與為Swing所寫的《男人不可以窮》相比，《大人》其實多了一份面對大眾的自覺，在遣詞用語和腔調筆觸上大為收斂，把《男人不可以窮》的控訴嘲笑，一轉而為態度積極的樂天勇敢勵志歡笑，強調「當童話已慘被揭曉 我仍然是會大笑大叫大跳」，認為這才是當「大人」的真意義。相對來說，2011年的《沼氣》開始大膽放手回復本色，且看《沼氣》一名已暗藏玄機：與周博賢《私隱線》靈犀相通，從歌名到歌詞大玩粵語（罵人話）的諧音——「Kai平日不敢踩界其實思想古怪承認我壞乖靈慾多麼輕快然後多麼想嘔 I Feel So High 就當是一種氣質和買我怕 大笑大叫大跳我已經昇華 其實我凡人一位秒殺我吧 讓我做我吧 讓我做我好吗（沼氣）只需要僅僅夠一啖氣（沼氣）都可以狠狠留在這地（沼氣）不需要呼吸也不用死 問你服了未（沼氣）只

沼氣

想你清楚我不是你（沼氣）生存你開心腸胃會膩（沼氣）睇到你溫馨我很自卑 別再鼻貼鼻 寧願你 臨行時反鎖 禁鋼我吧 和旁人組隊 炸燬我吧

更有趣的地方，首先是《沼氣》中潮語和香港獨有事物的頻頻現身。包括潮語「Kai」原指釧子；「四百萬養隻大廢物」則源出某銀行的儲蓄廣告，指稱供養一名子女起碼要花四百萬港元，結果引起觀眾嘩然；「炸爆」更是瘋狂罵人之意，「炸爆我吧」即指「狂罵我吧」。

可見《沼氣》的確站在年青人和時代的立場，抒發對周遭世界種種荒謬事情的憤懣和鄙夷。「沼氣」亦一語雙關，在副歌一段借「沼氣」的諧音「×你」，營造了青年人與成年人期望相左、不滿世界之餘，只好以罵髒話作為宣洩之途的鬱悶城市壓抑。

陳詠謙甚至在《沼氣》中，主動回應自己在《大人》中的正面書寫——「大笑大叫大跳我已經昇華 其實我凡人一位秒殺我吧（讓我做我吧 讓我做我好吗）」——儼如高調宣言大眾皆有平凡人的一面，世道如此，真箇「沼氣」無罪宣洩有理！作為一份寫給主流歌手陳奕迅的歌詞，《沼氣》其實大有豁出去的膽識勇氣，同時亦為陳詠謙「成長系列」寫下「玩到盡」的一筆。

冷嫩炒韭菜。網上圖片